



## 江津往事 尋踪

主辦單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江津也有個“兩路口”  
渝州茶馬古道從這裡起步

□舒德騎

對於渝州茶馬古道起點——江津雙龍場，我並不陌生。

20世紀60年代初，我只有十來歲，每逢星期天，就跟着母親到附近鄉間趕場。父親是個鐵匠，他打的鋤頭、鐮刀、火鉤、火鉗之類的家什要賣出，以維持家人生計。趕場賣東西，就成了母親的事。我當時人雖幼小，但為減輕母親的負擔，也肩扛幾件鐵器，跟她一起去趕場。江津雙龍場就是我們經常去的地方——但那時，這地方不叫雙龍場，當地人稱它“兩路口”。

## 1

記憶中，我們從江津通泰門碼頭坐船過江，爬上河坎，沿一條泥石公路行走大約5里，就到了雙龍場。場上是一條由低向高、凹凸不平的石板小街，長四五百米；小街兩邊是陳旧的石木斗拱房子。房子有檐，能遮陽避雨，趕場賣東西的人，就在小街兩邊擺地攤。擺在地攤上的，無非就是斗笠、蓑衣、撮箕、掃把、鋤頭、鐮刀、南瓜、豇豆之類的物品。此場雖不大，但人來人往，還算熱鬧。

長大後，我讀了《江津縣志》《江津鄉土志》《江津的姓氏與戰爭》才知道，雙龍場是個很古老的場鎮，據說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，因地處交通要道而興。舊時，古人用雙腳丈量出江津北上京城的距離，約為5700里。據說，雙龍場就是渝州“茶馬古道”的起點。

雙龍場地處長江北岸，背靠華蓋槽，歷來為江津拱衛重慶的兵家必爭之地。據傳，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攻打江津，因沒有派出精兵控制此處，最後只好繞道而去。民國初年軍閥混戰，雙龍場一帶是川黔兩軍爭奪的要地。抗戰時，江津長江北岸的防禦工事，就位於德感至雙龍一帶，同時它還是轉運軍需物資的樞紐。

## 2

此地為何既叫“兩路口”，又稱“雙龍場”呢？

“兩路口”者，是當地人對它的俗稱。簡單地講，此地是江津到重慶、江津到璧山這兩條道的交叉路口，“兩路口”這名字，叫起來既簡單又順口。而“雙龍場”的稱謂，則是根據地形地貌而來，其中還有一個傳奇故事。

原來，從茶馬古道前往聖泉寺，要途經一個叫“賴何喬”的地方。賴何喬其實是一個小山堡，山的兩邊不能遙



雙龍場上的古階梯



雙龍場老街

相對望。因其與陰曹“奈何橋”諧音，加之此處還有兩座石窟漢墓，當地人覺得實在有些不吉利，於是在橋邊供奉一尊“石敢當”巨石，以鎮邪氣。同時，在場口下街花房子處，也有一尊形似龍頭的巨石，與“石敢當”遙相呼應，故名“雙龍場”。古時，大道就從這兩尊巨石間穿過。1982年地名普查，因重慶的“兩路口”太多，官方最終定名為“雙龍場”。

雙龍場是個古老鄉場。《江津鄉土志》載：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雙龍場就赫然名列其中，屬移風鄉江北里（今雙龍老街）。清朝初年，雙龍場為杜里二都轄地。清宣統二年（1910年）改為二守鎮，為二守鎮團務辦事處駐地，下轄德感、中興、雙龍、雙河、福壽、滴水、臨峰場，鼎盛而繁華。

1952年6月，人民政府設二區公所，駐地便是雙龍場。1953年4月，雙龍場劃歸一區管轄。1956年設德感區公所後，雙龍鄉（今聖泉鄉）歸屬德感。1993年12月，撤銷聖泉鄉，設立聖泉村。2014年，聖泉社區劃歸江津街道。2017年增設聖泉街道，下轄聖泉、中渡等8個村社區。為更好地保護和發展雙龍老街，2019年設置雙龍社區。

## 3

這個古老的鄉場，有什麼地域特色呢？

首先是“五館三中心”的“龍門客棧”——橫街院子。舊時，從古大橋經茶馬古道，就來到橫街院子，這裡匯聚了客棧、廟宇、私塾、醫館、油坊、茶館、酒肆等。而今，橫街院子雖已不存，但仍保留了一段約4米寬、200米長的石板步道。幾棵百年以上黃葛樹依然繁茂蒼郁，樹下的古井清泉汨汨，相傳此處便是聖泉寺“龍吐水”的源頭。從前，商賈販夫路過此地，或到此進行物品交易，就在“龍門客棧”歇息。今天，老人們圍坐於石凳之上，卷上一杆煙子，在樹蔭下談古論今。

其次，這裡是遠近聞名的茶葉集散、轉運之地，四面八方的茶商茶農都在這裡匯集。有繁榮的茶葉貿易中轉，就有無數鑒賞茶葉的茶商茶客，因此古時這裡茶文化盛行。外地商家遊客、販夫走卒，本地社會賢達、知名人士，乃至趕場的樵夫農人，都喜歡到茶館品茗喝茶。一碗清茶，一碟瓜子，就在茶館里擺起“龍門陣”。甚至，鄰里間扯皮、族群里角逆（吵嘴、打架），也來茶館理論公斷。茶館是人群聚集之地，自然也就成了民間說書人的書場、賣藝者表演的舞台。

三是，此處白酒蜚聲巴蜀。酒客中有俗語曰：“蜀中清酒看江津，江津清酒看聖泉。”聖泉寺那泓萬古不息的“龍吐水”，其源頭就在雙龍。此水甘冽清純、風味獨特。好水自然釀好酒。明清時期，此處就有多家釀酒作坊，其生產的白酒，除了暢銷本邑，還遠銷蜀中，甚至四川涼山、阿坝和雲南等地。自古迄今，雙龍都保留著“逢四、七、十”趕場的習俗。來此趕場的商家遊人也好，村夫農人也罷，除了在地上交換物品，最後都還要去小館里喝上一個冷單碗，嚼上幾塊豬頭肉。

隨著時代的變遷，而今的雙龍場，早已物是人非、今非昔比了。但，漫步在古老的石板街上，仍可依稀窺見此地昔日的繁華，嗅到“萬丈紅塵一杯酒，千秋大業一壺茶”的氣息，覓到家鄉的鄉音鄉情和鄉愁。（作者係中國作協會員）

## 落寞的老街

□張祥華

九龍坡區銅罐驛古鎮，周邊坡地連綿，一條鐵道橫在眼前。我有些疑惑：“聞名已久的老街，就坐落在小山包之下？”

然而，它的确就蟄伏在山包背後。過鐵道下梯坎，就是街口。路面寬闊，空寂清冷，除了我們一群文友，沒有其他遊客。大家順著石板鋪成的街道徜徉，雜亂的足音和高低的嗓門驚醒了一條伏在門邊睡覺的大黃狗，它抬起頭，兩耳動了動，盯視路人，一副警覺的樣兒。昏暗的門洞里，有位老者探出腦袋看了一眼，邀請我們進屋喝喝茶。我有些感動。

有一家小飯館正在經營，店內擺放緊湊，門前一小鐵鍋豆花置于火爐上溫著。一溜空方桌三張，均圍著幾條老板凳，霸道地立在路中，過路人不吃飯只能繞開走。此時已過正午，系著圍腰的老板兩口子，正在吃飯。桌上一碟花生、一碗回鍋肉、一盤炒小菜，老板面前一瓶啤酒，一只腿曲著踩在長凳上，玩著手機，喝得悠然自得。

繼續往前走，這條S字形的老街不足300米，兩邊的牆上無招牌也無店名，幾乎全部關著門。好幾處斑駁的牆頭上，依稀保留著20世紀的標語口號，模糊而殘缺，很難讀全了。

與所有川渝老街一樣，此街並無特別之處。區別在於它的質樸、實在、鮮活、不張揚，普普通通、平平淡淡；沒有深宅大院，不見斗拱飛檐，清一色的尋常人家，多半關門落鎖。為何如此落寞？原來，早些年成渝鐵路的通車，隨著公路的興旺、水路的衰落，銅罐驛的住戶逐漸移去了冬筍壩新鎮。尤其是改革開放後，年輕人都漸漸搬了出去。只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，眷戀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屋，才廝守著不想離去。

挂牌保护的昔日供销社，是20世紀60年代的磚瓦建築，一樓一底。陳舊的雙扇木門前，坐著一位頭髮花白的古稀老人，守著不起眼的小店，賣些香煙、飲品、小零食之類的物品。沒人光顧，他倚著腰削著剛從地里挖回的红苕。見我們走近，他抬頭微笑著說：“拍照嗎？你拍吧，有不少人都來這裡拍照的。”他言語自然而溫和，沒有做作之感，一如我身處的老街。

我們駐足觀望，留影拍照。曾在鎮上生活和工作過的楊老師對兩旁的店舖如數家珍：“這兒成空地了，原先是供銷社食堂。唉，農資站也關門了……”我們來到去江邊的石梯坎前，他又開始惋惜：“以前江邊最熱鬧的茶館垮了，徹底垮了。”過去，這里人聲鼎沸。如今，斷瓦頹垣，凋敝寥落。自然墜落的碎瓦散亂著，苔痕斑斑，野草瘋長。緊鄰相依的一面竹木結構的泥巴牆，經風吹雨打，蚊噬虫啄，暴露出泥巴大片掉落的篾竹片，給人一種蒼涼感。

回望整條小巷，老建築多半已成風中之燭。在一排街邊瓦屋前，楊老師停下腳步，深情地說：“中間那屋，我居住過二十多年呢。”我眼睛從脫漆的木門縫瞄進去，里邊數米見長，灰暗空蕩，無任何家什；翹首屋檐，黑瓦爬著青苔掛著草屑。驀然地，我聯想到“瓦是家的符號，家是情的寄托”。離開了老家，不見了瓦，鄉愁自然而然從心頭泛起，不用問，這兒很多趣聞樂事，早已存留於他抹不去的記憶中。故鄉是一段歷史、一段記憶，老屋即使破爛老朽，但仍熟稔親切。

一路逛完，銅罐驛老街目前常住人家僅十餘戶。我想，這個歷史悠久、有漫長生活、有無盡故事的地方，是一條適合寫進小說，也適合被人打開來閱讀的老街。（作者係重慶市雜文學會會員）



銅罐驛古鎮